

民族危亡时刻，他弃身锋刃，建立一支传奇特战部队并多次重创日寇。
这支部队有个特殊的名字——

热血

张健 景旭枫★著



团结出版社

张健 景旭枫★著

雪豹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豹/张健, 景旭枫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126-0259-5

I. ①雪… II. ①张… ②景…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4134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570 千字

印 张: 27.5

版 次: 2010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0259-5/I. 125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第一章

1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

蓄意已久的日军突然向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开始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如疾风骤雨一般，从黑夜响到白昼。

青云路阵地上，战斗在激烈地持续。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九军第六十师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正率部奋力反击。士兵们杀红了眼，全然不顾敌人的炮火呼啸着在身边炸开，在横飞的瓦砾和漫天的烟尘里，各种轻重武器向日军倾泻着压抑已久的仇恨。一颗炮弹越过战壕，轰的一声爆炸。

浓烟散去，周文和陈怡从地上爬起来，浑身泥土，满脸迷茫。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摸上来的。

陈正伦正端着机枪对着敌方阵地扫射，猛地，他发现身边不远处一男一女两个学生，不由大吃一惊，立即低身跃过去，一把将周文和陈怡拉进战壕，怒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周文抖了抖肩膀和头上的土，从怀中拿出写有“上海复旦大学淞沪抗战前线慰问团”的旗子，递给陈正伦。陈正伦一把扯过旗子，看也没看就扔在一边，朝周文吼道：“我问你，你怎么跑到战场来了？”

周文解释道：“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慰问团的学生……”

没等他说完，陈正伦怒道：“胡闹！这里是战场，岂是小孩子能来的地方？赶紧回去！”一旁的陈怡说：“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决不能让将士们缺衣少食地抗击日寇！”

陈正伦正想说什么，又一枚炮弹射过来，他赶紧将两人扑倒。

炮弹击中了左前方的一幢楼房，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

一名士兵已浑身是火，他滚动着，碰到了另外的士兵，另外的士兵也被点燃了，



但他浑然不知，仍在疯狂地射击。三人一抬头，正好看到那个浑身是火的士兵滚出了楼房，向楼下坠落，重重地摔在了街上。

陈正伦咬牙喊道：“他奶奶的，一连长，通知上面的弟兄们，赶快撤下来，楼上的机枪点已经全成日本人的靶子了。”

“是！”一连长得令，正想起身，日本人的重炮又打过来了。一连长喊：“弟兄们，注意隐蔽——”

所有的人立即趴在战壕里一动不动。炮声隆隆，不绝于耳。街道两旁的楼房都被击中，楼房内的机枪手被炸飞了，一些掩体也被炸得粉碎。

好半晌，炮声终于停了。陈正伦抬起身来，抖落掉头上的泥土。

一连长跑过来：“营长，日本人上来了！”

陈正伦往阵地前面望去，日本兵密密麻麻，如蝗虫一般向阵地拥来。周文和陈怡望着拥来的日兵，不禁有些替战士们担心。

陈正伦问：“伤亡情况怎么样？”

一连长说：“死伤了几十名弟兄！”

陈正伦回头看了看后面依旧是熊熊火海的炮兵阵地，咬了咬牙说：“看样子增援部队一时半会儿是上不来了，娘的，小日本！告诉弟兄们，放近了打，等他们进了五十米范围，所有人都给我上刺刀冲上去，警卫班和所有军官在后面给我准备好！”

“是！”一连长转身离开。

陈正伦这才盯着周文和陈怡说：“你俩给我好好在这趴着，子弹可不长眼睛！”说完，再也不理他俩。

两人看着陈正伦严肃的样子和战士们视死如归的神情，知道兹事重大，出不得乱子，于是乖乖地躲在角落，动也不动。

当日本兵走进射击范围后，陈正伦的驳壳枪响了，随之，阵地上轻重机枪一齐响了。日本兵倒了一片，剩下的继续往前冲，渐渐地，他们冲进了五十米的距离。陈正伦一摆驳壳枪：“弟兄们，刺刀，跟我上！”

士兵都端着上了刺刀的中正式步枪冲了上去，在距离鬼子还有十米的距离时，全都停了下来，每个人都摆了一个预备刺杀的姿势。众人身后，挡住的全部是手执自动武器的警卫班战士、军官和机枪手。

小鬼子一下子愣住了，只是片刻，便开始纷纷退子弹，准备冲上来拼刺。

陈正伦突然大喊一声：“全部趴下！”

前排的士兵刷的一下全都就地卧倒。后面警卫排、军官以及机枪手手中的所有自动武器全都响了，顷刻间，鬼子全被击毙。

一连长从地上爬起来，看着鬼子的尸体，由衷地说：“营长，你真厉害！”

陈正伦面无表情地拍拍身上的土：“厉害个屁，这种阴招，就这一回，下回使就不灵了！清理战场，休整一下，估计敌人马上会发起新一轮进攻。”他看着缓缓站起来的周文和陈怡，喊：“二蛋，趁着这会儿，把他俩送下去。”

一个叫二蛋的士兵跑了过来，可周文和陈怡却没有离开的意思。两人自顾自地解下了背上的大包，他们把烟、酒和一袋袋糖果都拿了出来。

陈正伦和边上的战士看见地上的烟和酒眼睛立刻都直了。这两个累赘，此刻在他们眼里，突然可爱起来。

周文有些高傲地看着陈正伦：“你是营长是吧？我们也没别的意思，就是给抗日的将士们送上一一点慰问品，聊表心意。”

陈正伦哑吧哑吧嘴：“你们叫什么名字？哪里来的？”他完全没了之前的不快。

周文重新介绍道：“我叫周文，她是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上午送了一些慰问品到你们真茹的接待处，可看到慰问品都堆在接待处，估计战斗太激烈，东西没法送到你们手里。陈怡就提议我们自己把慰问品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去曹家桥的一个叫田静，一个叫张楚。田静人如其名，是个长得文文静静的女孩。张楚则戴着副黑框眼镜，一脸的书生气。只不过，当他们两人到达曹家桥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他们连个鬼子的影子都没见着。

陈正伦听周文这么一说，不由得对他们刮目相看。他哈哈大笑：“你们这几个学生倒也有意思。行了！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二蛋，把东西收下，酒给我留着，先分给每个兄弟一盒烟。”

“是！”二蛋喜滋滋地开始分烟。战士们拥挤着过来抢着。二蛋的哥哥冲二蛋说：“你也不抽，把你的那盒也给我吧。”

二蛋一瞪眼：“不行！我那盒得给营长留着。”

二蛋哥有些吃醋地说：“什么都营长营长的，打起仗来不还得我管你？”

二蛋急了：“我什么时候让你管了？”

兄弟俩为一盒烟打起了嘴仗。周文看着战士们欢喜的表情，对陈正伦说：“陈营长，东西已经送到，我们就先告辞了。”

陈怡也说：“陈营长，谢谢你们浴血奋战，保卫大上海。”

陈正伦笑道：“这是我们军人的职责。”他四处寻找二蛋，见二蛋还在和哥哥争吵，吼了声，“吵什么吵！二蛋！”

“到！”二蛋立马跑了过来。

“你马上送他们俩回去！”

“是！”

三人正欲走，天空中突然传来了“咻、咻”的声音，陈正伦大喊：“小日本炮击了，快隐蔽！”

周围的士兵迅速伏在了战壕中，周文也立即将陈怡扑倒在地。二蛋扑在了周文送来的那个包袱上，二蛋的哥哥则扑到了二蛋的身上。

铺天盖地的炮弹倾泻在阵地上。周文感觉天似乎都要塌下来，他死死按住陈怡，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她。陈怡感受着周文的体温和重量，这一刻，两人的心贴得那



么近。

炮火终于停了下来。

陈正伦抬起身抖掉身上的浮土，大声说：“日本兵很快就要上来了，准备战斗！”

一个个战士不断从浮土中钻了出来，但有一些却永远也爬不起来了。

周文也从土中钻了出来，陈怡随后站了起来。两人的手紧紧地牵在一起。

二蛋使劲想从哥哥的身子底下出来，可是哥哥就是一动不动。“哥，你咋了？你……你可别吓唬我……”二蛋翻身，把哥哥滚到一边，他看见哥哥的嘴里向外冒，眼睛努力地想睁开，可还是慢慢地闭上了。

二蛋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事情：“哥，你别这样。给，我把我的烟给你还不行吗？”说着掏出自己的烟，往哥哥眼前送，“哥，我不给营长了，我都给你行不行？哥，你快醒醒啊……”

周文循声向这边看，映入眼帘的是二蛋哥哥的后背上一个硕大的窟窿正一股一股地向外冒着鲜血。残酷的死亡近在咫尺，他眼睛里不禁露出了一丝恐惧。

二蛋还在拼命地想把哥哥摇醒：“哥，你不能死呀，你要是死了，谁来护着我呀——”

周文不忍再看，把头掉向了另一边。突然，对面传来机关枪的声音，周文和陈怡转头向远处看去，日本兵从远处的街道口，在机关枪的掩护下，正试探着向这边走来。机关枪的子弹打在战士身边的砖墙上，“扑扑”地冒着白烟。有几个战士被打中，倒在了地上。

周文害怕了，他呆呆地坐在地上。

陈正伦看着甚至不足以遮住下半身的战壕，又看了看身后被炸毁的临时仓库，一脸无奈。他叹了口气，大声地说：“大家听着，把所有阵亡弟兄的尸体堆在面前做战壕！快！”

边上的士兵愣住了，没有谁忍心再去搬那些尸体。

陈正伦振声说：“弟兄们，我们的身后就是大上海！我们守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像我们父母兄弟姐妹们一样的上海市民不受小日本的祸害！是为了对得起送我们上战场的广东的父老乡亲！是为了不丢我们十九路军的脸！”

二蛋并不理会陈正伦，他跪在哥哥的尸体前，默默地拿出烟点着：“哥！你抽吧！弟弟让你抽个够！”他把一盒烟都点着了，插到地上，“哥！你走好！弟弟送你上路了！”他突然转跪到陈正伦面前，哭道，“营长，求求您了，这是我哥呀！他已经死了，您就别让他再挨枪子儿了！”

周文拉着陈怡缩在一边，两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陈正伦猛地跪到了二蛋面前，痛心地说：“你哥和眼前的这些弟兄已经先我们一步走了，我们也很可能要跟着他们去！但是，弟兄们的血不能白流！只要我们还在，就要为他们报仇！小日本要想通过我们的阵地，就只有踩着我们的尸体！阵亡的弟兄如果要怪就怪我陈正伦！我陈正伦发誓，如果我阵亡了，到阎王老子那里我会亲自给弟



兄们赔罪！如果能够活下来，我陈正伦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厚葬阵亡的弟兄！”

二蛋不说话了，眼睛的目光变得坚毅起来。陈正伦扶起了二蛋。

士兵们迟疑了片刻，都慢慢地默默转身，开始搬尸体。

炮火又响了起来，周文连忙拉着陈怡又趴到了地上，仓促之中，他的样子十分难看。但所有的炮弹都落到了他们阵地的后方。士兵们一声不响地抬起了阵亡同胞的尸体，垒在身前，每一个人都是泪流满面。

一个战士看着地上的周文，嫌弃地骂了句：“悚蛋！”

周文环顾了一下周围站起身：“你说谁呢？”

“你！”

周文恼了：“我要是悚蛋你有烟抽吗？”

陈正伦冲战士吼：“吵什么吵！你马上给我把他们送下去。”

战士说：“营长，已经送不下去了！后路已被炮火封锁，援军都上不来啊！”

陈正伦指着战士：“你和二蛋！你们两个听着，给我保护好他们俩！只要鬼子炮火一停，你们两个就带着他们往后撤！”

二蛋说：“警卫班就只剩下我们五个战士了，我不去！”

陈正伦怒道：“你敢！”

“是！”二蛋不情愿地答应了，可他随即埋怨起周文来，“都是你，这是战场，你没事到这儿添什么乱！”

年轻的周文血气方刚，听不得这样窝囊的数落，猛地站起身来：“我不用你送，我既然上得来，就能回得去。”

“你不要命啦！”二蛋大吼一声，迅速起身用身体护住周文。随着一声枪响，周文被二蛋重重地压在战壕里。

陈正伦抱起二蛋，二蛋已经死了。

周文惊魂落魄地坐了起来，看着自己身上二蛋的鲜血，面孔扭曲了。

陈正伦咬牙说：“命令全营清点伤亡情况，收集剩下的弹药，准备战斗！”

一个战士跑过来：“报告！全营现在仅剩九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重伤员，还能作战的不过三十来人！子弹只有一百多发，手榴弹也只剩下了不到十箱。”

陈正伦眉头紧皱，他摘下了帽子，在手中攥得紧紧的，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一个重伤员平静地说：“营长，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杀了两个小日本，已经够本了，小日本要真冲上来我就拉响手榴弹，再干掉他几个！”

其他伤员也纷纷请求：“营长，给我们手榴弹吧！”

陈正伦看着伤员们，他们都用一种热切的眼神望着自己。他心一狠，把帽子重新戴好：“好！给每个重伤员一颗手榴弹！”

还能行动的战士含着泪给了每个重伤员一颗手榴弹。

陈怡看着陈正伦，坚定地说：“陈营长，也给我一杆枪吧，我也要打日本人。”

陈正伦苦笑：“不是我不给你枪，我们的子弹不多了，我是怕你打不到日本人啊！”

战士们目光都转向了陈怡，他们看着战场上这唯一的女性，眼里满是崇敬。

陈怡想了想，说：“陈营长，我们带上的酒呢？”

陈正伦一拍脑门：“你不说我倒忘了，二蛋，拿酒来！”

一个战士默默地把酒拿了过来。陈正伦看着战士，愣了一会儿，这才猛然想起，二蛋再也起不来了。他接过酒，打开酒瓶大口地喝了几口，抹抹嘴：“痛快！”他冲周文说，“小兄弟，真有你的！亏你能想着带酒上来！来，你也喝几口！”

周文接过酒瓶：“是陈怡提议带酒上来的。”说着拿起酒瓶喝了一口。酒的辛辣把他心里的那丝胆怯压下去了，同时也把他体内的豪情点燃了，他抱着瓶子接着又喝了几口，顿时觉得胸口一团火直往上冲。

陈正伦转脸看陈怡：“谢谢你想得这么周到！”

陈怡说：“要感谢的是你们，快把酒分给战士们吧。”

酒瓶被传到了战士们的手上，战士们大口大口地喝着。

陈正伦拿起一颗手榴弹，看着周文，欲言又止，半晌，还是递了过去：“拿着吧，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拉了它！”

周文接过陈正伦手中的手榴弹：“我明白！”

“小兄弟，对不住了！看来我陈正伦终究还是不能保护你们的周全！”

周文呼着一嘴酒气，坚定地说：“我虽然只是个学生，但也是堂堂中华男儿，陈营长要是瞧得起我周文，就再不要在我面前说起这种话了！”

陈正伦点点头：“好！小兄弟！难得你有此心！”他重重地拍了拍周文的肩，转身布防去了。

日军的队伍已开始继续前进，不断向战壕接近。

周文和陈怡趴在战壕上看着渐渐接近的日军。

陈怡小声地说：“我们恐怕回不去了。”

周文问：“怕吗？”

陈怡摇摇头：“不怕！周文，对不起！是我一定要来，才连累了你！”

周文握住陈怡的手：“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陈怡看着周文：“你后悔吗？”

周文一笑：“能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后悔！”他迟疑了一下，说，“陈怡，我早就想告诉你，我爱你！”

陈怡看着周文，片刻，她甜甜地一笑，轻声说：“我也爱你！”

周文激动地说：“我太幸福了！今天，周文虽死无憾！”

“能跟你死在一起我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周文猛地把陈怡抱住：“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

陈怡依偎在周文怀里：“阿文，记住！相爱的人永远不要说对不起！”

“答应我！嫁给我！只要我们能活下去，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

陈怡点点头：“永远不分开！”

陈正伦的声音突然传来：“准备战斗！”

周文赶紧地把手榴弹的后盖拧开，用一只手拽住了导火索的拉环，他手里紧紧攥着手榴弹，紧张得满脸都是汗珠。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阵地，等着陈正伦的一声令下。

突然，从他们身后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紧接着，就听见有人高呼：“十九路军的弟兄们，我们增援你们来了！”陈正伦闻声激动地往后看，只见一大批国军从身后冲了过来，很快就越过了自己的战壕，和迎面冲过来的日军混在了一起。

由于增援部队的及时到达，日军很快撤退了。阵地也被前来增援的部队接管，一营的战士们终于可以撤下阵地休整。周文和陈怡在两个军人的护送下，安全离开了战场。

2

这一仗，周文深刻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心里也越发痛恨日本鬼子。理所当然的，他对陈正伦这样的抗日英雄充满了敬佩。撇开陈怡不说，能认识陈营长这样的兄弟，是他这一趟最大的收获。那天临回来的时候，他跟陈正伦约好了，等战斗结束后，要陈正伦一定要来找他，他请客，两人要好好喝一回酒。陈正伦爽快地答应了。

从阵地回来后，陈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连几天，她一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炮火轰炸后颓败的城市街道以及战士们视死如归的表情。她不止一次地跟田静和张楚讲起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听得两人眼里放光，内心激情澎湃。在陈怡和张楚的带领下，他们组织了几场学生游行，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

陈怡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引起了当局有关部门的恐慌。因为当局政府正积极谋求与日方和谈，而且英、美等友国已答应出面调停，在这个时候，一旦这种反日情绪进一步升级，局势将不可控制。因此，为了确保和谈的顺利进行，蒋介石指示，一定要以安定为大局。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情报站站长徐博文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秘密召见了下属曹莹。他命令曹莹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严密监视和严格控制学校学生的反日情绪，避免任何争端的发生！

之所以选择曹莹，是因为曹莹的另一个身份——复旦大学的老师。如果走在大街上，任谁也不相信，这么优雅这么端庄漂亮的女老师竟然是个中统特务。有着老师这样的身份，执行起这个任务来，就会有着与众不同的便利。

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已经在别人的监控之中，仍积极地四处活动。尤其是陈怡，各种活动都从没落下。

自打那天从青云路战场回来后，陈怡就被周文的行动深深感动着。她一直有一个想法，想发展周文进她们的“先锋社”。“先锋社”本来只是一个话剧团，但是，因为



聚集的成员多是像陈怡、张楚这样的爱国学生，所以，这个社团便显得很进步。

这一天，在学校的话剧社里，瞅了个空当，陈怡跟张楚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张楚一听，立即反对。“我不同意。”张楚说，“他那么一个富家子弟怎么可能跟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爱国，就不能革命吗？”陈怡对这个理由不敢苟同。

张楚一时语塞：“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感觉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陈怡有些生气地说：“你怎么能凭感觉就对一个人下结论呢？”

张楚正想解释什么，周文拿着一沓剧本推门走了进来。他看了看张楚，打了声招呼：“你也在？”人却径直走到陈怡跟前，将剧本递了过去，“这是我试着翻译的席勒的剧本，你有空看看吧。”

“太好了！”陈怡接过剧本翻看，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欣赏，“真没想到，你都能翻译席勒的剧本了。”

周文有些得意：“这算不了什么！晚上有空吗？我们一起吃饭吧！”

陈怡支吾了一下，说：“今天晚上真不行，我已经安排事了。”

“那就明天！”周文说。

一个同学推门走进来：“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周文回头：“谁啊？”

“不认识，是个军官！”

周文一听，激动地说：“陈营长！陈怡，一定是陈营长！咱们走！”

陈怡笑笑：“你先去看看吧，张楚找我还有事要谈。”

周文斜了一眼张楚：“我说你没事能不能别老缠着陈怡！”

陈怡听出他满嘴的酸味，不由得会心一笑。

张楚不满地说：“周文，你给我听好了，以后少跟我这么说话！”

周文两眼一瞪：“这么说话怎么了？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酸劲儿！”

“周文！”陈怡连忙制止他。

周文转向陈怡，笑了：“没事儿，那我先去了。明天我们一起吃饭！”他没待陈怡答应，转身跑了。

张楚看着周文消失在门口，一脸的不忿。他不喜欢周文身上那种富家子弟玩世不恭的味道，更不喜欢他对陈怡这么好。归根到底，更多的时候，他对周文的不满，实际上是在吃醋而已。

周文一阵风似的来到门口，果然是陈正伦找他。他旁边，还站着一个穿唐装的中年男子。

“陈营长！”周文一脸欣喜，下意识地敬了个军礼，却显得不伦不类。

陈正伦爽朗大笑：“兄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个我江湖上的好兄弟！刘三，过来！”

穿唐装的男子走了过来，冲周文一抱拳：“见过周公子！”

周文连忙抱拳：“三哥好！”

陈正伦冲周文说：“兄弟，真怪你这个当哥哥的孤陋寡闻，真没想到你周文在上海滩是那么大名鼎鼎啊！”

周文不好意思地笑了：“陈营长折杀小弟我了。”

陈正伦摆摆手：“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连他这样的人听到周家都仰慕三分，兄弟，你就别跟我搪塞了。三弟，你不是有事找周文兄弟吗？直说！我们可是生死患难的兄弟！”

周文看着刘三：“陈大哥说得极是！三哥有事尽管吩咐！”

刘三说：“如果我没说错，刘远应该是你大哥。”

周文点点头：“正是！刘世伯牺牲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便由家父收养，我们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刘三直奔主题：“我有事想请你大哥帮忙！但请你放心，我不会丢我陈大哥人的！”

周文笑了：“三哥说哪去了！这样吧，陈大哥！小弟我今晚请大哥吃个便饭，也算是为大哥接风洗尘！晚上，我请我大哥和志辉一起过来！”

刘三说：“兄弟不必客气，晚饭由我来安排！”

周文赶紧说：“这可不行……”

陈正伦笑了笑，对周文说：“兄弟，你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吧？这事儿，你就别跟他争了！你的心意我领了，听你三哥的！”

如此，周文只好答应了。

地点约在一家豪华的西餐厅。晚上，周文如约而来。同他一起来的，是弟弟刘志辉。两人穿着得体的西装，显得风度翩翩，在印度门童的引领下，向餐厅里走去。

陈正伦和刘三已经到了，正坐在一张靠窗户的餐桌旁聊天。见周文和刘志辉过来，两人赶紧起身相迎。

周文介绍道：“陈大哥、三哥！这是我弟刘志辉。”

刘志辉冲二人一抱拳：“见过陈营长！见过三哥！”

陈正伦说：“好兄弟，快坐！”

四人落座。

刘志辉说：“陈营长在战场的英勇事迹，文哥整天挂在嘴边，小弟今日得以相识陈营长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陈正伦笑道：“战场上那点事算不了什么！你的家事，刘三兄弟都跟我说了，能结识你这样的英烈之后，才是我陈某三生有幸！”

周文拍拍志辉的肩：“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

刘志辉有些感慨地说：“家父牺牲后，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兄弟。”

陈正伦点点头：“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周文说：“三哥，不好意思，实在不巧，我大哥今晚当值来不了了。三哥如果有什么事要我大哥办，请只管跟我们兄弟说！”



这时，一个服务员端着菜走了过来。周文瞟了一眼，不禁一愣，这人竟是陈怡：“陈怡，你怎么在这里？”

陈怡见了周文，也有些意外。她看到一旁的陈营长，更惊了：“陈营长？你好！”

陈营长一愣，认出她来：“陈——怡！你好！这么巧！快坐下！”他起身让座。

陈怡笑笑：“真的不行陈营长，我在工作。”说完，开始上菜（法语），“先生，这是您的头盘。”

周文有些无奈地说（法语）：“谢谢！”他还想说些什么，可陈怡已转身离去。他实在没想到，陈怡竟然会在这里打工挣钱。

陈怡走进厨房，呆呆地靠在了墙边。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碰到周文，她心里多少有些不自然。

一个厨师喊她：“陈小姐！三号台的汤好了，快点！”

陈怡迟疑着，正好一个男服务生走了进来，陈怡一把拉住了他：“麻烦你帮我把三号台的汤上了。”

男服务生有些为难：“那我的一号台怎么办啊？”

“我去！我们换个台子。”

男服务生迟疑了一下，答应了。

没想到，这一换，换出问题来了。一号台上，坐的是两个日本浪人。日本浪人见陈怡长得漂亮，不老实地，趁她上菜的时候，其中一个伸手去摸陈怡的手，并将她强行往怀里拉，陈怡大惊，挣脱开，同时给了对方一个耳光。

两个日本浪人大怒，起身便要去拉陈怡。餐厅老板闻声赶了过来，对日本浪人哈腰赔笑：“两位先生，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浪人甲无赖地说：“说对不起就完了吗？你的餐厅还不想开了？”

老板急了，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转向陈怡使了使眼色：“陈怡，还不赶紧给两位先生道歉。”

陈怡理直气壮地说：“我凭什么道歉！”

“你——”老板语结，又转向日本浪人，“两位先生，你们看要不这么着行吗，这顿饭两位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就算我请客。”

浪人乙指着陈怡横蛮地说：“不行！她必须坐下来陪我们喝酒。”说着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老板正为难，周文走了过来，他推开老板，不客气地在两个日本人面前坐下：“想喝酒是吧？来，我跟你们喝。陈怡，没你事了，你走你的。”

陈怡正要离开，浪人乙去拦陈怡，周文一把将他拽回座位：“你们给我放尊重点。”

浪人甲恼了，呵斥道：“八嘎，你是什么人？”

周文说：“我？中国人！”

浪人乙拍桌子冲老板大叫：“八嘎，在上海滩还没有人敢这么跟我们说话。”

老板左右为难：“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小生意人吧！”



周文指着日本人冲老板平淡地说：“叫人把他们给我轰出去。”见老板为难的样子，又说，“明天一早来周公馆拿银票，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了。”

老板一时愣住了。周文微笑着看他：“怎么？不知道周公馆怎么走吗？”

老板醒过神来，连忙满脸堆笑：“知道知道。”他转身冲两个日本人说，“请你们离开，我老板让你们出去。”

浪人甲噌的一下站起来：“八嘎！你说什么？”

老板招招手，几个男服务生走了过来。“让他们赶紧出去。”老板说。

几个男服务生将两个日本浪人赶了出去。两个骄横惯了的日本浪人气得哇哇大叫。

周文指着远去的日本人，冲老板淡淡地说：“去，在门口给我立个牌子，日本人不许入内。”

“是！”老板转身去了。

周文转向陈怡：“陈怡，我们一起跟陈营长吃饭吧。”

陈怡摇摇头：“我有些不舒服，想回去了。”

周文想了想：“那我让志辉开车送你回去。”说着招手叫来了志辉。之所以这样做，一是真不放心，二是他想知道她住在哪儿。

陈怡拗不过周文，只好同意了。

他们离开后，周文这才走向自己的位子，坐下：“不好意思，三哥！有什么事您只管直说！”

陈正伦说：“还是我说吧。刘三兄弟发现日本商社里藏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毁了这批烟土。”

周文两眼放光：“太好了，您说！让我做什么！”

陈正伦说：“刘三兄弟会提前到日本商社里藏上两支枪，只要你大哥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商社里的日本人带到巡捕房关上几小时，刘三兄弟就能把这批烟土烧了。”

“那何不直接把烟土搜出来呢？”周文不解地问。

刘三说：“搜出来又怎么样？做做样子最后还是回到日本人的手里。”

周文恍然大悟：“明白了！没问题，这事我大哥一定会帮忙的。”

刘三端起杯来：“痛快！来，喝酒。”

三人碰了杯，一起干了。

吃吃喝喝说说笑笑间，三个人的关系更近了。待刘志辉送完陈怡回来，几人已然成了莫逆之交。

周文看着志辉神色似乎有些异常，便问：“怎么了？”

刘志辉摇摇头：“没事，已经到家了。”说着，坐下。

周文心下疑惑，但却摺下了好奇心，对刘三说：“真是得给小日本点儿颜色看看了，三哥，以后有事尽管吩咐！”

刘三微笑着说：“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了，赶紧去办自己的事吧！”

“自己的事？”周文猛地看了一眼刘志辉，笑了，“真是什么事都躲不过三哥的

眼睛。”

刘三也笑：“兄弟，以后有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周文点点头：“谢了！”又对陈正伦说，“陈大哥，改天我请您到我们学校去，我们同学都知道您！”

陈正伦哈哈一笑：“都是你小子给我胡说八说的吧！”

周文说：“您的确是抗日英雄嘛！”

陈正伦说：“你小子也不软，刚才的事儿痛快！走吧！等刘三兄弟把事办成了，咱们兄弟一起喝酒！”

几人道了别，周文和志辉便先一步离开了。

两人走到门口时，老板迎了过来。他送周文和刘志辉走出大门。周文看了看已经竖好的牌子，牌子上赫然写着：日本人不许入内。他指着刘志辉对老板说：“明天上午来周公馆找他。想好了，别开低了价钱，免得以后后悔。”

老板说：“周公子说笑了，我可不敢跟周公子乱要钱。”说着拉开车门，看着周文和刘志辉上车，又挥了挥手，“周公子慢走！明天见！”

车开走了。餐厅远远地落在身后时，周文才说：“这餐厅的事就别跟爹说了，钱先从我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给你补进去。”

刘志辉点点头：“没问题，哥！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

周文笑笑，没说话。

车子七弯八拐，最后在一幢破旧的房屋前停下。志辉指着那幢房子说：“她就是进的那幢房子。”

周文凝视着那幢房子，斑驳的墙皮，低矮的屋檐，摇摇欲坠的大门，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破旧不堪。而他心爱的女人，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周文突然觉得心疼。他觉得，他应该为她做些什么。

看了许久，周文才轻轻地说：“走吧，我们回家。”

3

日本商会的大门如往常一样敞开着。街上行人一般都对这种地方敬而远之，因此，商会门口显得异常冷清。

突然，几辆警车驶来，停在了商会门口，哗啦啦下来一队警察，径直冲了进去。带队的正是周文的大哥刘远。身穿警服的他显得英姿飒爽。

屋里的几个日本人看着从天而降的警察，多少有些慌乱，不过很快，他们就冷静下来。

刘远拿出搜查令往他们眼前一晃：“有报日本商会私藏枪支，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其中一个日本人站了起来，说：“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队



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刘远不是吓大的。他一挥手：“给我搜！”身后的警察们立即四散而去。

日本人坦然地说：“刘警长请坐！”

“不必了！”刘远说完，环顾起四周来。

片刻，警察们陆续归来，一共搜出来两把手枪。刘远接过枪，冷笑一声，说：“都给我带走！”

日本人有口难言，此情此景下，只能乖乖地被押上警车。

警车呼啸而去。不一会儿，日本商会燃起了大火。

刘远坐在车里，看着商会位置的地方冒起了浓烟，不由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日本商会被烧的事，很快传遍了上海滩。人人拍手称快。日本人抓不到凶手，又私藏枪支在先，也不敢承认被烧的是什么，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为这事，周文一连高兴了几天。这一天，放学了的他兴冲冲地往家赶。刚走到校门口，就看到一个同学背着满脸血迹的张楚狼狈不堪地走了过来。他拽住背着张楚的同学：“张树铭，出什么事了？”

“陈怡——”

周文一听，紧张起来：“陈怡？陈怡怎么啦？”

张树铭说：“我们刚才路过校门口外那个红霞酒家时，突然从里面冲出来两个醉醺醺的日本浪人，这两个浑蛋拉着陈怡，非要陈怡陪他们喝酒，结果我们就打了起来，没想到根本打不过他们……被他们给……”

周文急了：“那陈怡呢，陈怡哪儿去啦？”

“陈怡……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周文一听就火了：“什么？那你们怎么跑回来了？你们还是爷们儿吗？”

张楚说：“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日本浪人！我想回来多叫点人一起去！”

“张楚，你是个浑蛋！”周文说着，转身就走。

张楚一把拉住周文的胳膊：“周文，你打不过他们！咱们再叫点人一起去！”

周文一瞪眼：“打不过？打不过也得打！”他甩开张楚就跑。

等他赶到的时候，周围已经有一些看热闹的中国人了，但面对日本人，没有人敢惹，只是远远地围观，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两个日本浪人仍在嬉皮笑脸地强行拉着陈怡。陈怡使劲地挣扎，却无法挣脱。

周文一看，纠缠陈怡的竟然是上次在西餐厅起冲突的那两个，不由怒火中烧。他冲上前去，一把推开了他们。日本人没有防备，被周文推了个趔趄。周文趁势把陈怡拉到了自己身后！

两个日本人一回头，浪人甲认出了周文，操着一口蹩脚的中文说：“小子，又是你！上次的账还没跟你算呢！”

“你个小日本儿，跑到这儿撒野来了，胆子不小啊？”周文说着话，迎面一个箭步

冲上去，飞起一脚踹向日本人。日本人反应很快，没等众人看清怎么回事，周文已经被他一个大背跨，咣当一下结结实实地扔在地上。

陈怡一声惊呼：“阿文！”忙上前将周文扶起来。

“我没事儿！”周文爬起来，抹了抹嘴，擦掉血迹，笑了，“行啊，小日本儿，有两下子啊，来啊，再来！”他走上前去，日本人重重地一拳打在他脸上，周文一个趔趄，站起身来，鼻子已经出血了。他直起身来，再次擦了擦血，嘿嘿笑着，指着自己的脸：“再来！”

日本人怒吼一声，再次出击，周文又被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他以为这次周文再也爬不起来了，没想到，周文晃晃悠悠又站了起来，满脸是血。他笑吟吟地走上前去，对日本人说：“就这点劲儿嘛，还练武的呢？再来！朝这儿打！”

两个日本人见到周文的样子，全都呆住了，举着拳头，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突然，后面有人喊道：“小日本儿，别跑！”

陈怡回头一看，张树铭带着十几个学生大喊着，从后面冲了上来！很多学生举着板凳之类的，张楚举着一把扫把，一瘸一拐地跟在最后面。

两个日本人一看来了这么多人，自知形势不妙，互相使了一下眼色，转身就跑。

学生们围了上来。张楚一把拉起陈怡的手：“你没事吧？”

陈怡缓缓神：“我没事，多亏了周文！”两人转身看向周文，周文忍着痛，强压着怒气，面无表情地爬了起来。

同学们嚷嚷开了：“小日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北辰一刀流武馆的！”“就是他们！平时就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学生的，也是这帮人！”

张树铭说：“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在街上公然调戏我们的女同学！还敢动手打人！太嚣张了！我们的政府到底管不管？”

张楚咬牙道：“说得对！这件事儿，我们不能就这么完了！我们去请愿！”

学生们附和着：“对，我们到市政府请愿去！”“对！走！走！请愿去！张楚，我们再多叫些同学一起去！”

张楚说：“同学们，我们走！”他看着周文，“你跟不跟我们一起去？”

周文冷笑一声：“又是这一套，请什么愿，有什么可请的？”

张楚怒了：“你说什么？”

“都给我散了。”周文冷冷地说，见同学们都没动，又提高了声音说，“听到没有？”

同学们都被他的态度吓了一跳，不由得都向后退了两步。“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周文说完，啐了一口唾沫，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同学们看着他的背影，都是一副自讨没趣的表情。

周文浑身伤痕地回到家，志辉一看他的模样，吓了一跳：“文哥，你怎么了？”

周文不回答，找了一块毛巾，擦干净脸上的污渍，直接冲进周继先书房。刘志辉连忙跟了进去。见周文打开一个箱子，拿出了一把手枪，他赶紧拦住：“哥！你要干吗？”

周文冷冷地说：“让开！”